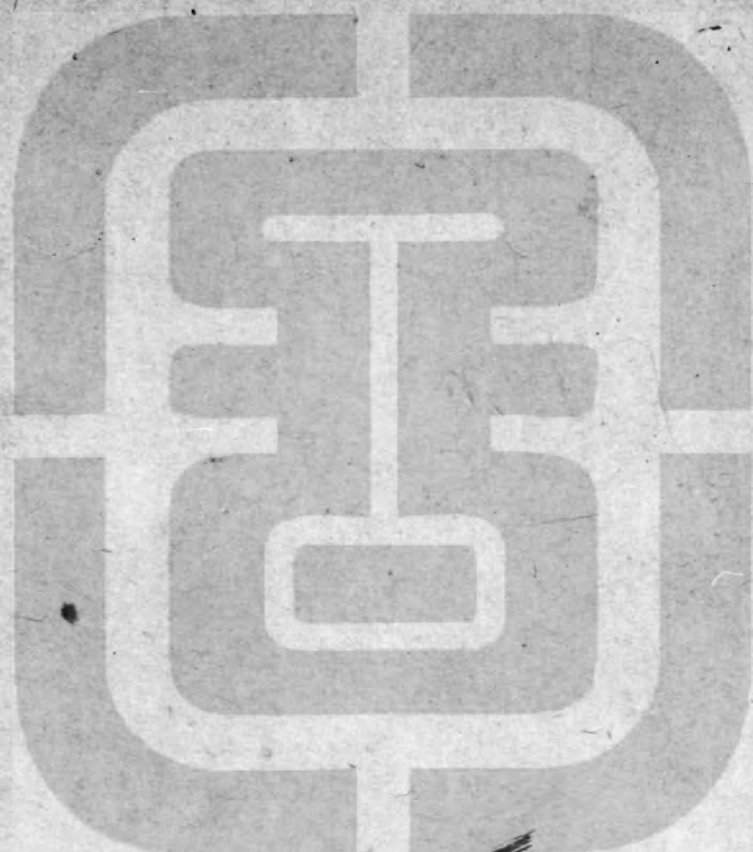


詩話總龜



後集

詩話總龜

卷四十一之卷五十
計一百三頁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一

鬼神門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好
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
荷花遠恨生僧出揖之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
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
斗欄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侯籍錄



雲齋廣錄載司馬禎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恋

花詞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衣閒
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却啣春色去紗窓幾
陣黃梅雨蟬鬢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
黃金縷夢斷絲雲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圃
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
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歙州翊將龔儀先已降
玉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
敗於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
時儀元子顯上言求復李父之讎召顯與絳面

質曲直顯舉手版擊絳遂按誅絳初絳舉
事日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
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于峒子被絳
私記之及是伏法於西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
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唯江南野錄獨異謂
白衣婦人為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為孟家陂無
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
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
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不知何者為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瘧夜
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
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
歎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
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
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迨
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於固子坡絳
杜江南後歸朝會龔顛上言求復季父之讎
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有

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
前夫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
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
所紀必審當以為正也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
客坐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
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
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臚說進士謝
朐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

某楚小被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槍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無處處，用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飲着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篇為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性，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以游忘之也。復齋漫錄。

魯直記：滄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南晴時淚不晴之句，復齋漫錄。

窺觀有女子十餘，皆韶艾有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師家人。以主人翁病轍出，但恠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捲雨月侵廊，桐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

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今
郡堂乃其故址所見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
不起夷堅志

張確嘗遊雲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携手吟詠一
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
別幾時逢藕隱玲玩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
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樹萱錄
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立
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拊之客曰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
曲欄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
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乍
成時没入蒼煙叢裏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余發
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妍軟歌斜類女子
而有眼淚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詩也是夕
有女子絕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
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
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而謂所親曰此必

吳城小龍女也冷齋夜話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花不日有金犢車
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生甚款洽
將別出小碧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
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
楊枝侯鯖錄

陳甲為成都守李西美瑯館客舍于治事堂東
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
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

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
休蒼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地事秦少游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
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
雨杳如年頃刻不見樹萱錄

東坡記徐明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
詠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
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

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載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世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璿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璿常戴研綃帽之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復齋漫錄

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闕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

亦可怪也文昌雜錄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兩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同上

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凡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箋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荅曰他日若

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色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為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階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

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

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見聞錄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

蕃忠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

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

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

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湯山中有木客

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

十道四蕃忘耶漫叟詩話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長安女
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
却娥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萼芽
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
對棠梨花洪駒父詩話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
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
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
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荅

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父耶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
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惆悵金泥撲蝶
裙春來猶見伴是打雲不教布施剛畚得恰似
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
兩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于
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
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
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

見但云荒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
東坡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
翠杓為君歡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
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
作翰林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戶金缸願陪
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
行紈綺繽紛習眉紅粧三歡轉盼為上歌舞
願得君歡長無災若蘇公以為邯鄲宮中

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
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
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詩如今人作鬼語二公
大笑王直方詩話

李真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
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
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
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
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

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授盡繡鴛鴦如今重
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古今詩話中載
此詩只有二首不及此詳備故盡錄之俟籍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一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二

後集

歌詠門

王平甫曰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
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
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
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
家書者又在去之甚可惜也謹今繕寫入三館
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
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偽蜀

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茗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
龍池九曲遠相通揚柳絲亭兩岸風長似江南
好風景画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
小樂携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擡指海棠花
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
遇着唱名多示語含羞超過御床前內人追
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
拍水並船相闌濕羅衣厨船進食簇時新侍
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膳隔花催喚

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
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史篇次無倫
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
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
裏頭閑向殿前騎節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
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
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
以奉盃匝及旦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

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鳴溝舉
朝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
忽當浣濯焉綱素襟記

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
云勢如連壁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
子也許彥周詩話

韓子蒼昭君圖序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
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
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

曄嘗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困掖庭令請行
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
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
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不言
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
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
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画工圖宮人人皆賂画工
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
琴操入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

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嬪對使者越
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
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
之琴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稱歸縣
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
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
故號明妃云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双鬟負薪女炙面

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
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
成癡痕乃知炙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漫錄
古今辭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
獨不蹈衮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
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幸君看輕薄見何
殊胡地人苕溪漁隱

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闕
氏單于妻也上烏金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初連嶺使我六畜不審息失我為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玉照君詩云閼氏終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氏字為姓氏之氏

矣藝苑雌黃

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画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來故迷其句讀非辭句脫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王許得唐釋程南校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

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
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及黃四言數
金其色及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
色為不尔今因冠詩于画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
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
之言數可知矣至於亦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
采自從其舊焉并錄於卷首云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
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

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
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諛毀交至滔益忿
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
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
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
璣圖遣蒼頭賫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
絕因送陽臺之関中而具車從近蘇氏思好
愈重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二首集云春晚

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
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
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
縑書恨見即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
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似斷絃琴
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
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
此詩非東坡前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
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

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
游所作亦非也茗溪漁隱

綠珠井在曰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
倫為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
舊井存焉者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
間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鎮之太平廣記茗
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若我無
三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

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
腰後人却除家字只使揚靜婉誤矣李太白
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
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許彥周詩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
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
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
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
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

陰鑑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
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
庾信趙王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
香隋盧憲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
妙舞態難雙江總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
燕舞衫長陳元琰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
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
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
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恰歌扇

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
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
以為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復齋漫錄
古今人詠王昭居多矣王介甫云意能心由來画不
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
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憔悴盡
如今却似画图後又有詩云自是君
息薄於紙不須一句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
壽画欲通神恐為黃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

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叙事
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
法別人間画工画不得亦稍有思致葛常之詩話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
罷向陵看張正見去雲慘當歌日松吟歌舞
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
云妾本漢宮妓層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
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
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

云強歌強舞竟難勝
花落花開淚滿繒
祗合當年伴君死
免教憔悴望西陵
似此諸人差有意也
魏武陰賊險狠盜
有神器實竊英雄
之名而臨死之日
乃遺令諸子不忘
於葬骨之地又使
伎人著銅雀臺上
以歌舞其魂亦可
謂愚矣東坡云操
以病亡子孫滿前
而呻嚶涕泣留連
妾婦分香賈履區
區處衣物平生姦
偽死見真性真名
言哉葛常之詩話

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

者桀奔南巢禍皆妹喜
魯威失國惑始齊姜
妲已褒姒以至楊妃
張孔之徒皆是也具
之於西施王之耽惑
不減於諸后一夕越
兵至而王不知也鄭
毅夫詩云十重越甲
夜城圍宴罷君王
醉不知若論破吳功
第一黃金只合鑄西
施謂非西施則吳不
亡吳不亡則安得以
黃金而鑄范蠡之容
哉東坡范蠡詩云誰
將射御教吳兒長笑
申公為夏姬却遣姑
蘇有麋鹿更令夫子
得西施言楚申公欲
弱楚而強吳

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
得西施也葛常之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二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三

麗人門

後集

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
者號轉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
落何許後二年內從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
樓聞泣聲甚悲晉卿異之問乃轉春鶯也恨
不可復得回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
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
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

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
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
古狎衛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西清詩話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
其居必邀韓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
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游者皆時
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李然之乃具酒邀韓曰
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

平遂命柳與韓韓辭之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
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侯
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
都三歲不果遂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
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荅
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棹隨風
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
所劫寵之專房翃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輶
中殆不勝情虞候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

衣縵胡佩雙劍從一騎造沙吒之第伺其出排闥
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
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許
於希逸遠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翊異聞集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君
嚴司空知之遣陶往侍焉微之後登翰林以詩
寄之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
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
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葛

蒲花發五雲高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
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
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又善造牋人呼為薛陶牋
麗情集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猷以書
抵韓熙載日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
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
其守可隲當使諸君一笑曰令宿驛舍 謄
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弊

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云好姐緣惡姐緣柰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別
神仙琵琶撥盡相思怨調知音少待得鴛膠
續斷絃是何年明日中王燕客穀凜然不可
犯中主持觥立使蕩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
穀大慚即日北歸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宿傳
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
司空詩因遣某來侍寢問何詩曰高髻雲鬟

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
盡蘇州刺史腸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
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
卒後悞觸響板鸚鵡猶傳言呼之不已
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
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人作
送將賦未幾公下世候鯖錄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

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官詞百首國亡入備後
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
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
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
十四萬而王師統數萬耳後山詩話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舞
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敢辭盛粧以
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
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罷生信

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乃為詩兩篇投獻明
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
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
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暗想春相憶書幌
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
人心一篇亡古今詩話

唐語林云韓退之二侍姬名絳桃柳枝皆能歌
舞公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
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桃并

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不殊速歸
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動春風只欲飛惟有小
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
桃矣若溪詩話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
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樂天既老收
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愍然不能
對遂作不能忘情吟雲溪友誼

東坡曰世謂樂天有鬻鬪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
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
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
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
也余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
隨余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詩云不似楊枝
別樂天恰如通德伴恰玄阿奴絡秀不同老
天女維摩應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
歌扇舊回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寇萊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
公取金鐘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東緩歌
者未滿公有妾名舊桃自內窺之立為詩二
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
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
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稜臘天
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
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
且向尊前聽艷歌

東臯棟錄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
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
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
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
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雲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猶帶嶺梅香試
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臯棟錄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溫公官祠范蜀公

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林勸酒官妓不謹
碎其一路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
揮典禮雖聞於往 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怒
於斯人乃笑而釋之東臯襟錄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

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
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
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後山詩話

蘇子瞻通判錢塘嘗推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

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
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
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
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比翼比之群所請
宜不允其敏捷善謹如此澠水燕談錄

韓康公絳上元會從官數人於私第出家妓侍飲
其專寵魯生者舞罷為遊蜂所螫子華意不
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窓
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

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子華康公字候鯖錄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推乃行會上元節
為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己有明年嘏歸以
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
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
乃遣還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數人皆有姿技其
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

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
舞神褊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
半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
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乃石曼卿松詩也遊齋閑覽

酒徒鮑生多富田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
方客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
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客造席賦詩曰步
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戀舊主
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已忘於鬢髮流汗紅

頰愛無異於凝脂異聞錄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
鶯鶯在公子歸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簞
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
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
贈張刀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
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
釵零落不成行葛常之詩話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三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四

麗人門

後集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
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
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
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
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
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
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

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
重把酒携乃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酒可喜之
句也隱居詩話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
雨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
棠依舊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
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
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身未幾反目有啓事與蔡
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驢之下材傳者

無不笑之苕溪漁隱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能詩文嘗作詩寄
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窓紗秋氣應怜我憶家極目
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
釋者付之復和詩云青燈一點照窓紗好讀楞
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
花冷齋夜話

朝奉郎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
詠為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重衣孤燈覺

曉遲獨眠留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
得蕭郎馬過時西清詩話

毗陵有士人家女年十六能詩詠破錢云半輪殘月
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心得清光未破時
買盡人間不平事又彈琴詩云昔年甘笑卓
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
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非女子所宜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
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

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生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
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
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
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
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
空慷慨樽前為誰舞冷齋夜話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氏後有李易安
李在趙氏時建安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

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
衣冠少安石北來消息欠劉琨詩說雋永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

湖州文云日日正中歎龐翁羽之機捷堅城自隳

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也四六談塵

江寧江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

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

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塔芳草綠一片杏花香

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淚眼汪汪如今不忍更

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腸又云向日寄去詩

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

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

感不能自己小詩二首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

窻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畫眉千里才郎歸未

得無言空撥玉爐煙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

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篘酒安得良

人共一觴茗溪漁隱

南楚村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旨乃

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
先拈寶鏡寒已驚顏寂寞漸覺髮凋殘淚
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
圖看楚材遂歸如初

唐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僅十年其妻侯氏繡
回文龜形詩詣闕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
那堪更理粧聞鴈幾回修大牘見霜先為製衣
裳闌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斷作電
形見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旨意即日放回

杜羔妻劉氏善作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
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
面羞郎面郎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
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
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
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陳太子舍人徐得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
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
乃破鏡各人分其半約日以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

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
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
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
因與德言樂昌餞別令樂昌為詩曰今日甚造次
新官對舊官嗟啼俱不敢方見作人難

司馬相如欲買茂陵女為妾其妻卓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云晚如山下雲皎若雲問月良人有
兩意故與相訣別其二云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
頭蝶蝶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三云淒淒重淒淒

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
乃止

盧豸有子弟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女崔氏崔有
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
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
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檀郎年少時南部新書

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
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
如今古在無寄齋錄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
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
尖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
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
向平康謾惹塵

隋煬帝作迷樓每幸即經月嬪妃無數後宮
多不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樓
下臂懸錦囊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去庭絕

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
處多其一也欵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
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二也春陰正無際獨步意
如何不及開花草翻承雨露多其三也粧成
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揚花意春來隨
處飛其四也祕閣高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
其可戮可肯寫昭君其五也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相
統兵入抗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

題滿江紅詞于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
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各播蘭
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
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
河百二泪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
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昭儀
名清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輟耕錄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詠史詩以諷諫云丞
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日窳無聲養成寇

盜謀時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
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
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亦受誅
母子俱賢也鯖侯錄

洞庭劉氏其夫柔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
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前聲自覺和腸斷線
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
如何輟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作詩以別云當
時心事已相閑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
去不堪重過望王夫山夫怜之遂如初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四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五

後集

麗人門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為福州古田
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
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
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
有春情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鷲地香來甚
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夷堅志
往時青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

谷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
寫得出夾當甚強後山詩話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
處處是相思若將同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
子野老子抗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
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一堪誇牡丹芍藥人
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後山詩話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蟲雖女
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

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
頗佳因書一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
中覺而視之曰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
斃今是堂手錄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姓戴者
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以
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叢最蘭減
翠画成秋暮風煙使君歸去千里倍潛然兩度
朱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

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
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
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苕溪漁隱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
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
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
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
過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
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復齋漫錄

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妓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以
韻於坐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
乍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煙正是秋光老一
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鴈
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
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
黃昏疎雨 苕溪漁隱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
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莹求從良子

中命呈東坡東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
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樽前先墮憤落筆生
風籍七聲名不負公高山早白瑩骨冰肌那
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鄭容落
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東臯襟錄

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
肥妓而飲擘酒其詩曰蠟浮金椀濁妓壓画船
低詩說雋永

後山詩詩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

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妾號絳
挑柳枝故文昌張籍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也又為李千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
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也而竟
以藥死故白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
也砒石溪

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風
依舊着意隋堤柳搓頭鶯兒黃欲就天色清
明廝勾去年紫陌青城今朝兩魄雲堯斷送

一生憔悴知他幾個黃昏與唐阿仄之詞有間
矣後齋漫錄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
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烟波
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日
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子得詩携
歸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
女子奉忠箕箒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青瑣
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

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
紅無數今歲重尋携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
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
亦卒冷齋夜話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
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
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
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
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

鈞聲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
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為姬人怨服藥詩所謂
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念仙童一丸藥是也丹陽集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菜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
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
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揚柳小樓中嫋娜多
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動春風只欲飛是也洛
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

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
怨句甚多所謂画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
何湖上詢王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
同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操雜之所已為名教之
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草頭形忌讎且
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嘗嘗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
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

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
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
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
割髮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
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况復
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牒之故而固
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
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
之賢而不能以貽戚憂為殆念有所蔽而然也

如樂津比樓絕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
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同上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
軒下馬入錦茵御嫌名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
是謂揚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
窓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
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下寧此語不知為何
人發也同上

李白送姪良携乃二妓赴會稽云遥看二桃李雙入

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
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
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
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同上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五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六

後集

釋氏門

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
皮時時着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
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
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
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即持錢坐地
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
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

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
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
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
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
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子厚請
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
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
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
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大衆雜然稱

善端頷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僧室傳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

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
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
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山師有偈云摧殘
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
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
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

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云韓子倉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明州妙音僧汝淵為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於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欣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

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則掉頭不答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往育王開堂僧倨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默然衆皆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携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掘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

遂歸妙音跌坐而化頌曰吐吐平生顛蹶欲問
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三山老人語錄

古靈行脚曰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
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
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
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
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
濶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
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

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
師於是請為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
光獨耀迥脫塵根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圖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
言下感悟傳灯錄

元豐間嘗久旱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雨務既覺而兩大作翌
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
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觀

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
辜幸所望神僧吐雨務應精求元泰厚之云
仙驥籟雲穿仗下佛花吐雨匝天流蓋記此事
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
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貨寶貨連百餘
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
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

羅漢石林詩話

余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遠輩昇閣得禪月

所画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余口占嘲之曰
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林門不知何處
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
叙曰見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
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
既覺而隣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画異僧
形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
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

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
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渾雜著云
多少象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峯
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譚堪笑清涼
多少象前三三與後三三傳灯錄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日早
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
不回頭爭柰何世人貪著愛境以妄為真
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錄

王荆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
游從如昆弟公嘗問祖師音旨元不答公
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
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
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
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
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為近道
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
為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

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
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
之云往來城府往山林諸法脩然但一音不與
物為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
誰能壞足迹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窓聊
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陰人以為實錄僧寶傳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
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
王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曰

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
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林

東坡拊掌稱善僧寶傳

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
寺與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
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
甕尾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

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見時願公臨我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和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

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陂畔滯秋深即此事也甘澤謹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逸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放之云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溪曾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山谷

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况是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冷齋夜話

遠法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

人為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揚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皺眉藍輿急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着矣丹陽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之臨溪流建突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

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恠舞垂
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
身何意忘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
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
無門曾公衮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弥
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雲水直通方廣舌靈
源月沉濁水圖明在蓮出汙泥寔性存隱現
去來初一致莫將虛細點空門一時名公和
篇甚衆今歲慈感寺丹陽集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
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
與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
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
來訪呼使前伏犀揮腦高頰顧者也叅無名大師
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
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
宗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
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

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若前二澄觀方金植福筭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即會稽之澄觀然續云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丹陽集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家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有放蠃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

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異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蟹蝦蟻命五比丘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為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拍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鮃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鮑蕪小大霜鱸尚貫針上負或粘瑰輪因積文螺郭索走蒼蟹濕沫相煦濡自分煮

姜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
放溜舞澎湃跌坐延黑衣號佛指青瀨經
翩流水篇梵起魚山頃傾盆帶寒藻圍圍看
千邁驚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唱快若鷹辟韞
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藉
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尔耳香餌莫渠愛
丹陽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六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七

後集

釋氏門

禪門須是悟入方為究竟儻不入亦安能七縱八橫
去住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慧林冲老冲為
焚香設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為有
即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
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
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曰先
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

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
信始得若有省信無有不曾者自不消問人
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
得其要矣 茗溪漁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
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
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夫
鑒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
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

忽此頌而弗觀蓋具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
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
云鷄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
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
將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以至二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
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茗溪漁隱

陳躰常荅黃冕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
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

也躡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一首其一云密
坐窮研有細微到頭湏是自忘機應無祖佛
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
巍巍獨露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
師得旨歸其二云箇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
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
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
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

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
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有脩竹
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
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巖竹今猶無恙詔人
扃鎖之以為過客遊觀比還至永州澹山岩
有訓狐九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
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志
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
人傳訓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若溪
漁隱

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
術長燈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
東林長老揔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即取
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
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靜
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
相付囑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但覺佛界非
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
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

事吾今已得現在前任是千聖出來已須退
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
頭勿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璨
爛過今晡又來且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
頭高着眼徑寸不容蚌中產靈利男兒
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詩云今古堂々
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
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
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差是

此翁茗溪漁隱

懷東遊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
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
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
曰譬如鴈過長空影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顯賞激久之僧寶傳

梵志翻著襪人比道是錯乍可刺尔眼不可隱
我脚一切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忠是大
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尔殺雞飯

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
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看襪法也今人以
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
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
也山谷王梵志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
士大夫喜與之遊東坡嘗遇之獻書問曰身如
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
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鳴舉下語賈荅曰老道

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軒頭覓活誰知措大叅禪東臯襟錄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與與時俱由我屈伸時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脰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教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還遂有作書

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那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遜見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外消那復有外知主人若若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

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
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摠老詩云溪聲
便是廣長古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
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
老衲不能屈也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
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笑樂矣詩詞其間何
所不有而寘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
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

美之曰永添鳴尚貝集莫雜大乘經所謂盜
憎主人者也又觀題文集櫃云身是鄧伯道
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於是
後名亦大致致矣

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
吾不學勞師忽款閤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
閑酬惟吾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
子亦一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
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恭政

安得至此宜速返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
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
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
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又康公得
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
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
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
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
此公弗之禁也 丹陽集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老如滿旨趣觀其吾學
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堯率天之句則豈解
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
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况我卑師
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蒙前
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蛇骨龍不死蛇皮蟬
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持化為異
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
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令天地秀皆是

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上君得真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雀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啓開八窓牖託白制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我獨先竟騰轉風火未假合作容貌明話前後際始

知金山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遠矣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其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

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也

許渾送栖元弃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迎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伶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尔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同上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萬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已用法藏碎金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為遠公優時辨
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徃見之遂出至風篁嶺
又云如使北山人求記二老遊用老杜寄禪上人
與子成二老來徃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叅
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
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
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服定中
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
此君溪詩話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
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
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 君溪詩話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清
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鳴榔自來好
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
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若
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
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

十忽暮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
用此事也

帝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能清夜道
相在東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
禪寂子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
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
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醕之時不忘於佛事達
者至今譏之嘗常之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七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八

後集

釋氏門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纒
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叢林盛傳相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
長短句曰一波纒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
正在深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
水寒江靜滿目青山空載月明歸吟齋夜話
靈澈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

窓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
經來白馬寺僧到
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雪浪齋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
為俚諺慶曆中記元為發運使因修江岸
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集石錄記
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
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
長兒孫穿我皆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
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

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荆公
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
甚多酬唱冷齋夜話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
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
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
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
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
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冷齋夜話

吳僧道潛有標置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
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
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
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
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
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畧而
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
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
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

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
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
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盡浮花懶問名士
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
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
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時
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
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真東山
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

師跡 冷齋夜話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
齊已母貝休詩便不必問若溪漁隱曰余觀後
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
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
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
休齋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
世之志天下之吝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
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

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
齋妄為云云耳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画像云淮
陰北面師廣武其氣宣止吞項羽公得李
佑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
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弥年其他詩亦
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廊轉柳
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
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

名世皆不能及許彥周詩話

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此三門如冷灰晝日長廊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競爽見於

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蒼溪漁隱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二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

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

容易乎覺範笑曰取笑五言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隕淚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板於書肆每以為恨韓子倉云

雪浪齋日記云覺範詩已收一霎掛龍雨忽起
千岩擷鷄風掛龍對擷鷄皆方言古今人未
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
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王積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柔節杖直剪竹
皮巾鶴警言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
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
招聘為喜乎獨坐詩託身千載下聊遊萬
物初欲令無作有翻作實成虛詠懷詩云

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
天下空贈薛收詩賴有北山僧教我似真如
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問有知績有得
於佛氏者甚深也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笋氣固詩人龜鑑今
時悞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
邊林下氣像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
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已云春深遊寺
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

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頌非佳句耶天聖
間闍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
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笠重吳
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
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西清詩話

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時所稱者
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
烏年數聯僅見文殊所錄而已陵遲至世貞
休齋已乏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

雖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
甚過人處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
自得之氣徃徃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殘棄
又自作一種体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
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
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
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石林詩話

冷齋夜話云余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
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

間歌吹画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
駒馬行燈闌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
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
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
懷京詩云十分春瘦綠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
苕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
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
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
無識之甚耶

冷齋夜話云余到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
席三鼓云遣急足來覓長短句問欲叙何事
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此急足友
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
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
猶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嘆息
為遮欄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煙燭
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
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

性更謫仙風韻画戟叢中清香凝宴寢落
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歸
舟雲濤喧醉枕

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
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
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花嚴入嶺來
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
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
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

老見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
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二曰徧
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笑蹤由都緣太分
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咲遙知忍凍人未悟
安心了同上

余還自珠崖館於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
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
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潞城瑩中曰自此公
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見

時好食肉毋使持齋余扣頭乞先飯食肉一日
毋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
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烏曰鴈蕩天台看不足
盡般兒女寄蓬窓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
山家九江名節適真如醉白生涯領略似湘龐
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明夜撞與公灵
鷲曾聽法遊戲人間知幾生夏口雍瓦中藏盡
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花無蒂礦
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

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
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
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
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
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
公痴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
肉不可同日而語也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

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
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
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
釣背落口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見白鳥
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
箇中看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
直曰觀君詩說煙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
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戶種類耶有詩
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搗項項螺忘歲年

脫却衲衣着蓑笠來伴涪翁刺釣船余嘗
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歛加
冠中換骨句也冷齋夜話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
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
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遶水殿西偏小駐
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
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豎得花重少
抱甕釀寒春杳杳譙門画角催殘照又曰入

骨風流國色遠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髮與澗
啼粧半樹水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
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
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

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
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余細細
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
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

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豈足憑哉 蒼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
為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
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

之句出於此 復無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友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

來瘦作松真方外語也 詩說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
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揚公

談苑載僧希畫北官書亭云花露盆蟲冗
梁塵墮燕泥予以謂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於
薛矣塵史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八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九

後集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
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三
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
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今衣冠
家有蕭家餛飩瘦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饌
又有胡突鱠麋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

於甚侈而羨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而瞻廣武廬既責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摹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耶以史為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服生兒芥

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同上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豉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鶩黃子魚子者椶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脩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椶筍酢以蜜浸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

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芍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狗將曾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飽兼苞蘆是也。

酉陽雜俎載鄭慙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矣。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

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它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尔。同上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鶯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

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
所謂重碧酎新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
所謂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
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煙脂西陽雜俎載
賈瑤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
以瓢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
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

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為詩曰我
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
人之情矣司馬溫公獨樂園飲云浩歌縱飲
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
金羈仙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
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
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
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
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

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住
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
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同上

東坡云陶潛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
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
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
言醉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
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

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义手
而語弥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
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
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
耳

晋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
於酒盖方時艱難人各惧禍惟託於醉可以
粗遠世故盖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
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

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
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
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
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
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
劉伶善閉閤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
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歡醉者未
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徃徃以嵇
阮為例濡首腐脇亦何服於酒哉

石林詩話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
席奚病而况於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
美皆一世偉人也每與田父索飲必使之畢
其歡而盡開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
扣門倒裳獨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
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
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
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

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
之通乎韻語陽秋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
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
坐其與夫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盖異矣白樂天
亦有云吾家釀黃醕者盖善酒也又每飲酒
必有絲竹管絃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
其所與飲如元稹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
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

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
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

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
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
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
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
去洞口桃花也咲人之句盖出於敬方復坐漫錄

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詩說傳向永

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今按倦遊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始大肥江淮人時以為珍更相贈遺鬻其肉雜薑芽瀹而為美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

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為鏢錐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萎蒿荻笋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食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

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河
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
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
瞻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
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統一粟
漫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
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余嘗見漁者說所以
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底必設網
于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

吳人珍之曰其腹腴為西施乳余嘗戲作絕
句云菱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
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
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
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
為來者之戒 藝苑雜黃

器用門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教後元
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椽龍骨水車也是

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楊德逢
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脩脩而龍
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
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榮榮
蜿角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剌水綠鉞抽稻芽
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
之利不及雷車所活者廣也碧溪詩話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泚之句故詩家多
有三翼為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

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
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
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
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
船也用為輕舟悞矣碧溪詩話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
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為奇
器物貴新而必取穿漏奔薄者以為異曰是
古也乃不靳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

畫貴古猶欲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弁
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雖
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
而然岩溪詩話

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夫陳紅狡宄
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
猶紛髯雜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
物理未易話時來即所遇穿牖何早微託

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文風也岩溪漁隱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
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篔簹宋魏
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篔簹也余按唐
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篔簹方
言謂之笙或曰蘆篠亦曰行唐沈約奏彈劾
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
坡忘此耶復齋漫錄

岩溪漁隱曰劉夢得詩有蕙風香塵尾月

露濡桃笙

詩話總龜卷第四十九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五十

後集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

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葛常之
唐令狐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
日惟消一局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
足有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
辭害志也 碧溪詩話

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為王逸少自晉
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真逸
撰歐公集古錄云顧况道號子美詩云山陰
不見換鴛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

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
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
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地也丹陽與茆山地相犬
牙又三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為隱居不疑 西清詩話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凖為戲以數
多少為進身官職之序而旦條其選黜之目
焉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僮耒惴惴惟恐後
於它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於外
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

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
其理信然黃常明詩話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
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
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
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
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
如手負以靈鰲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
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千尺拽碑倒麈砂大

石相磨治比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
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
辰破關等語豈不相萬七哉東坡先生謫官
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
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
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黃常明詩話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址也

自著君陽山圖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而不
得其彷彿有僧誓光從希聲授筆法後以
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援已以詩遺之
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遠廵寄言
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并潞人遂得召隱操
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
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犧
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
位質之象數有如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

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
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
恠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
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韻語陽秋

蕭文奐能書善画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
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凡山遠勢在
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王建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姓得宮中之事為詳
故其宮詞獨善如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

中入殿門象裏遙看新橋子在前拾得便承
恩又避脫胎儀不擲盧井邊舍水噴鷓鴣內中
數日多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類如此

韋蘇州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質
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能琴李
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韻合自然吾觀造
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魯公壞碑云六書
篆籀數變改遂令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
與醜坐令學士勞骸筋堂魯公勇且仁豈亦

以此誇常民直疑技巧有天巧不必強勉亦通
神坡詠歛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
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
知此皆窮本探抄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
物也

若溪詩話

拾遺門

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
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
煙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

之目也

宋之問方其誦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美之曰予
靈娥之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
往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至
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
晴空姦傾既露其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
仲文之家而告其松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
髮者所為何至如是乎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

坡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旂蔡
君謨云因傍堤松却飛蓋為聞山鳥輟鳴騶
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黃常明

林和靖詩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

廉態抑又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
丈夫之不移何隕穫之有子美有長貧任婦
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謀妻以明謀
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定分飢飽豈
可逃歎自心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

不悅生恠問而我醉卧方陶然退之曰莫為見
女態戚嗟憂賤貧碧溪詩話

樂天云樂可知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陶治
性靈在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
相去遠矣此語不可作也碧溪詩話

杜補遺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
闕或問二人孰賢子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
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云避人焚火諫草騎
馬欲誰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

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
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
時耶碧溪詩話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
人而賈島玩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
為三尊常之

文如翻水成賦作义手速乃北夢瑣言記温庭筠
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
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余

嘗以八义手對三折肱

碧溪詩話

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
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
俸錢戎昱題李明府壁云料錢供客盡

計到官貧雖欲不盡不得也

黃常明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為當世所尊嘗有杖藜還
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望
深鄉曲敬可見矣雖然樊宗師見劉又尚為
之獨拜况老杜乎

黃常明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仙一闋情
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
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
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
醉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未閣驚
颼動幕猶殘醉逸紅渠嘆西園已是花深
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
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
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墳

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
妾徒步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傍旗
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烏抵庵中尚有
餘醺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
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
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烏悉符前作美成
嘗自記其詳今偶失其本姑以記其畧而書
于編

揮塵錄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又云朝別

凌煙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
棲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
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曰偶乘扁舟一
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斗之間
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
作客乃好遊耳非若杜子美為衣食所驅
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群
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携駿馬美
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

食之迫哉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
夜觀棋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
從軍行云朝食不免宵夕息常負戈苦哉
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
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所從神且武烏得久勞師謂從曹操也其詩有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
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為操軍

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葛常之

某嘗於王瑩夫瑾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詩一
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
白紛紛香風隔岸聞轉枝黃鳥近隔岸聲相
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揮塵錄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逃駛為言謝惠
連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
轉徂龍回星已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

賜谷既虛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
云女婦尺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孟郊
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也至盧
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板板王何物日車劫劫西
向沒自古聖賢無柰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
又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止歎行樂而已也葛常之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
云問人求穩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隸見
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蘇老下第歸

蜀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急
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
沅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尔送之去就舍
勿令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亦
可用於畏途也黃常明

寇萊公所得厚俸惟施與寢處一青幃三十年
有親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荅曰彼詐我
誠雖敝何害實不忍以敝獲弃耳斬者愧
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及北使來碩望縉紳而問近者曰無地起樓
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為人所景望如此然永
叔歸田錄頗論其後沃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
外而儉內歟若溪詩話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最見孤巖回
坐各低回不敢揆眼規可謂善言場屋事
若平居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若溪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果吉昉鄭據劉真
盧真張渾李元爽僧如蒲等燕集皆年高果

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
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
十餘將為九老會未果而卒日後洛中諸公圖形
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
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九馮行已楚
建中王謹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
三人置酒燕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
舉省元推第一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
并遐筭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

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又作同申會潞公詩
所謂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
梁園為賦容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潞公文與
范鎮張宗益張問史焘為五老會公詩所謂
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今白
髮遊河叟半是清朝解紋人是也潞公以勲
德享大老功成名遂優遊臯壤日與賢士
大夫燕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壯非天畀全
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直率會社祁

公在睢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
會各有詩詠傳烏碧溪詩話

退之韶州留別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章妙自嘆
虞翻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
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
權勢出於天性宜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
特引之何謂也南史孔奐傳宋後主欲以總為
太子詹事奐以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厚重之才是詩

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
商隱贈杜牧之詩云恐是梁江總此皆未可與
言史也全前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垂腰衫委
地紫綬相輝映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
多然亦有歎云實事盡消虛事在銀魚金帶
遠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
事空皆仰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
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

丹云一拜藍峯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
與意皆自在也

散員疎去未為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
退乃可語此黃常明

蘇州寄璨師云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
有一僧來懸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
霜雪冷然

藝苑雖黃云脩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
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

三元君以是日乘八景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
拜自陳某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
者白日昇天歲時廣記載此故科舉場亦嘗試
立春日望三素雲詩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
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仲
飛作皇帝閣春帖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
粲見西方

詩話總龜卷第五十終



